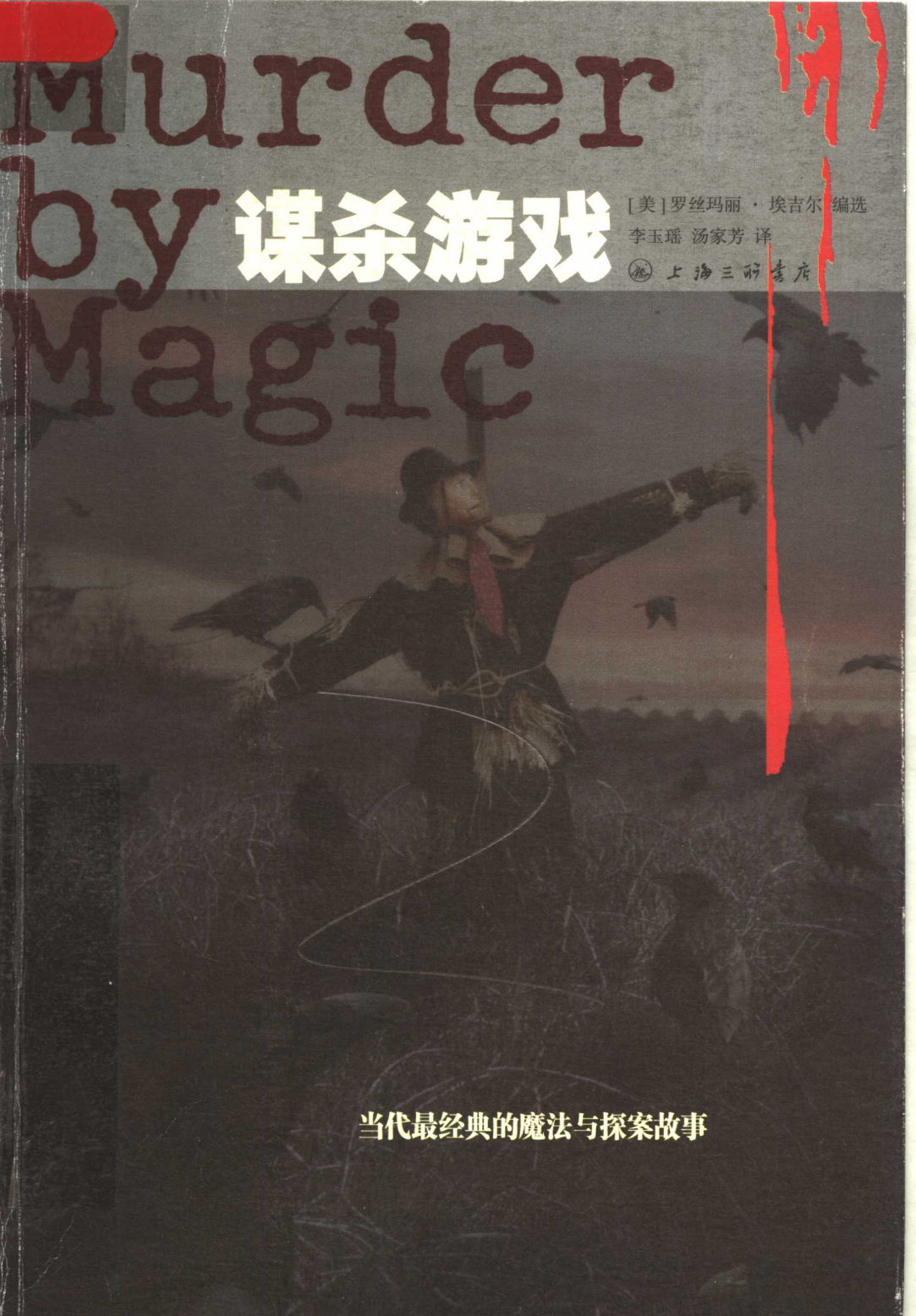




Murder by Magic

谋杀游戏

[美] 罗丝玛丽·埃吉尔 编选

李玉瑶 汤家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当代最经典的魔法与探案故事

I712.4/353

2008

Murder

by

Magic

谋杀游戏

[美] 罗丝玛丽·埃吉尔 编选
李玉瑶 汤家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杀游戏/(美)埃吉尔编选;李玉瑶,汤家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

ISBN 978-7-5426-2725-4

I. 谋… II. ①埃…②李…③汤…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3251 号

Murder by Magic

Copyright © Rosemary Edghill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谋杀游戏

编者/[美]罗丝玛丽·埃吉尔

译者/李玉瑶 汤家芳

责任编辑/戴俊

特邀编辑/吴文娟

装帧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次/2008年2月第1版

印次/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296千字

印张/11.5

ISBN 978-7-5426-2725-4/I·361

定价:27.00元

前言

罗丝玛丽·埃吉尔

在出版界这是不言而喻的：每个作家迟早会写一部关于谋杀的小说，我有据为证：劳拉·雷斯尼克平常街头的新奇邂逅，卡罗尔·纳尔逊·道格拉斯引人入胜的惊悚故事，约瑟法·谢尔曼和基思·德康蒂多轮番创作的警察疑案故事——业余侦探、私家侦探，当然都是在法律的权限之外工作；故事背景也各式各样，从伊丽莎白时期英国闹鬼的画廊，到伊拉西安霸权时期的各个世界。而在所有这些侦探中，詹尼弗·罗伯森笔下的侦探可能是最奇特的。

我希望你们能喜欢这二十个故事，它们的时间历程从过去延伸到未来，背景设置在这儿和……其他任何地方。

当我着手搜集本书中的故事时，评判创作者的作品是否合格的标准只有两条：必须有犯罪（谋杀是更合我意的）；犯罪手法也好、破案方法也罢，故事里多多少少得有魔法和超自然力。

正如你会看到的那样，这给了作者很大的创作空间，从詹姆斯·麦克唐纳德的极为传统的心灵调查员，到威尔·格雷厄姆的妙语连珠的超自然冒险家、约瑟法·谢尔曼的冷面滑稽的平民魔法师，再到黛安娜·杜安情感炽热的关于一个警察最后一件案子的传奇。还有德布拉·多

伊尔的乡村小屋“谋杀案”，既是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侦探小说所作的贡献，也是对悲剧一词所作的经典诠释。

在我把这些故事排序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很自然地分成了五大类，几乎涵盖了当今各种类型的超自然侦探小说。有些故事很符合我的分类方法——历史类的超自然推理故事当然是其中之一，被魔法赋予了生命的椅子的历史推理故事自然也是精彩的。但另一些让我犹豫了很久，直到最后一分钟——《超流》究竟是该归为“最现代的谋杀”还是“无法归类的谋杀”呢？《无头尸体案》到底应该放入哪一类呢？《草丛中的蛇》是“无法归类的谋杀”，还是“不可思议的谋杀”？最后，我非常不安地做了决定。你可能和我意见一致，也有可能不同——作为编辑的乐趣就在于由我说了算。在这些故事中，你肯定有你的最爱，就像我有我的一样（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最爱是哪些，但我会给你一个暗示：一共有二十篇）。

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我肯定我们能达成共识——那是有证据作为基础的——现在的超自然侦探小说生机勃勃，在它“诞生”后的一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内它仍会繁荣发展——尽管约翰·塞伦斯医生可能很难认出某些他的文学后裔来。

无论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关于神秘、意外的魔法故事，还是发生在变幻的宇宙里（在那儿魔法公开取代了科学）的故事，优秀推理小说——超自然的或是别的什么——的写作规则总是一致的：找到真凶，让他（或她，甚至是它）受到正义的审判。

我希望你能享受涉足神秘世界的过程，在那里不可思议的犯罪只是平凡小事。我会给你一些最好的指引。

来吧。

没什么可畏惧的。

目 录

前言

罗丝玛丽·埃吉尔/ 1

第一部分

最现代的谋杀/ 1

第二部分

无法归类的谋杀/ 89

第三部分

最斯文的谋杀/ 177

第四部分

不可思议的谋杀/ 251

第五部分

最具历史意义的谋杀/ 307

后记

罗丝玛丽·埃吉尔/ 358

切丝·埃吉尔

第一部分
最现代的谋杀



心意/3

詹尼弗·罗伯森

特邀嘉宾……/22

卡罗尔·纳尔逊·道格拉斯

幽灵/38

劳拉·雷斯尼克

谋杀异族通婚者/56

威尔·格雷厄姆

无头尸体案/68

约瑟法·谢尔曼

心意

Piece of Mind

【詹尼弗·罗伯森】

詹尼弗·罗伯森已经出版过各种类型的小说二十二本，包括变形族(Cheysuli)和剑舞者幻想系列以及即将出版的卡拉万斯(Karavans)传奇。她的短篇小说入选过众多选集，自己也编辑过三本。尽管故事的女主角肯定不是作者本人，但她确实跟十只狗、两只猫，还有一匹利比扎阉马一起生活；而且经常——可能是单向的——跟它们进行语言交流。

在大洛杉矶地区，花二十五万美元你就能买一套带一间卧室和浴室的平房；这套平房还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后院，小得吐口痰就出了院子——就算是在天热得你流不出半滴汗，只剩下口水的时候。而这都是为了获得呼吸褐色的空气、与至少持续到三点的炙热“时光”抗争以及冒险承受各种各样社会学家总能冠之以名的所谓“激情”的特权。

然而人确实需要一个庇身之所，所以我最终选定了一处怪异得如小阿米巴般的复合公寓，是由建于五十年代的木瓦小屋随意组合而成。这不是梅尔罗斯^①地区，邮政编码也不是 90210，但是对于一个刚离婚、没有固定收入的中年男人来说，这就够了。

^① Melrose, 波士顿市的郊外居住区。

十号州际公路能带着旅游者穿过菲尼克斯^①西部干枯而毫无特色的沙漠,可在临近海岸的地方,空气就变得湿润起来,在我的小复合公寓里,植物统治一切:常春藤爬满了隐蔽处,紧贴着木瓦顶;不同品种的玫瑰花竞相绽放;古老的桉树和胡椒树在院子里遮天蔽日,盘根错节威胁着篱笆和人行道。

我发现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拧开一大瓶啤酒,坐在屋外年代久远的极薄的3×6英尺的碎水泥地上可真是件轻松惬意的事儿。那块水泥地已被时光和洛杉矶空气里弥漫的毒素侵蚀得支离破碎。我不愿去想那褐色的烟云会对我的肺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我还没有充足的理由离开瓦利。孩子们还在这个地区。他们很快就会独立起来,而他们亲爱的老爸将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只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得待在附近。

隔壁,在布满水渍、饱受风吹雨打的木制篱笆的那一边,一声巨响把我的白日梦戳了个洞。我听见一扇纱门重重地关上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还有刺耳的狗的咆哮声。她在叫它们回家,告诉它们要听话,还说弄得这么吵,它们是讨不到新邻居的欢心的。我衷心地赞成这种说法,心里暗自骂着这位宠物的女主人。她是那种喜欢猫的可爱的小老寡妇,把收入几乎都花在喂养自己的家猫和野猫上了;显然,现在,她的耐性延伸到了狗的身上。隔壁的狗。咆哮的狗。

我嘀嘀咕咕地骂着娘,把差不多喝光了的啤酒瓶放到了碎水泥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从那把磨损得都是裂纹的躺椅上起身,不想让烟蒂掉落,也不想弄坏了轻薄的铝制扶手。

我漫步走到下垂的篱笆前,踏上一个坍塌的砖砌花坛——花坛里已经花谢结子了——探头去看隔壁的院子,这时那些狗已经停止咆哮,只偶尔低声地“呜呼”几声。它们一看到我——当然,是看到我的脑袋在篱

① Phoenix,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该州的中南部地区、图森西北部,1868年建立,1889年成为地区性首府,1912年成为州首府。

笆上面游移——立即开始更响亮地齐声抱怨了。在这些看家狗的快速反应中，我瞥见了硕大的耳朵和粗壮的腿，接着那个女人又从后门出来让它们安静。

我看到的头发，颜色一部分被称作浅棕色，另一部分是深黄色，随意地在脑后扎成一根马尾辫；她穿着有弹性的黑色短裤和粉红色紧身短背心，露出了修长的、晒得黑黑的四肢以及洁净而突出的肌肉。她几乎没有脂肪。相信她一定是加利福尼亚体育馆的常客。

她看到了我，对重新开始的咆哮皱起了眉头，然后抬高了她的声音。“够了！”

让人惊讶的是，那些狗真的闭上了嘴。

“谢谢你们，”她有礼貌地说，所有人都会以为她是在跟人而不是一群耳朵和尾巴比腿还长、就像是带着拉长了的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的杂种狗说话。接着，她站在属于她的那一块极薄的3×6英尺的碎水泥地上对我咧嘴一笑。“等它们跟你熟了，就不会乱叫了。”

“那些都是狗？”

她不露声色。“就它们来说，不是。但没错，在登记表上它们就是。”

“它们不是杂种狗？”

“它们是卡迪根威尔士矮脚狗。”她做了一个手势，三只狗朝她跑了过来，争先恐后地要比比看谁先到。“我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出门的时间也不会长，所以我会尽量让它们保持安静。如果它们打扰了你，我很抱歉。”

我并不是真的介意，但我还是问了，因为从很久以前闲聊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你做什么的？”

她的表情一下子变成了我曾经见过的某种表情。她将会坦率地用既不完全不是谎言，但也不全部是事实的回答来回避问题。“做研究。”

因为我已经学会不去理睬那种企图，又因为这将会得到一个更为诚实的回答，所以我问她是哪一类研究。

越过她那跟我的一模一样的小院子 and 那道把我从肩膀处一分为二的下垂的篱笆的顶部，她审视着我。一丝苦笑浮上她的嘴角。“你一定是那个私人侦探。兰德里太太跟我提到过你。”

“兰德里太太是个好管闲事的老笨蛋，”我说，“但是没错，我是私人侦探。”我顿了一下。“我猜想她应该能够告诉我你做哪一类研究。”

出人意料的是，她大笑起来。“对，我想她能。不过，是她雇用我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所以她应该知道。”

“雇你做研究？”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一个寡居的小老太会让我这个看上去更像有氧健身法教练而不是书呆子的新邻居做什么研究呢？

“一种讲话的方式，”邻居回答道。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似乎在决定什么事情。“你养宠物吗？”

“一只蟑螂，我叫它亨利。”

她再一次仔细端详我的脸。某种毫不掩饰的快乐在棕色的眼睛里闪烁。“真遗憾，我不养它们。”

说着，她和她的三只狗走进了她那被常春藤紧裹得密不透气的木瓦小屋里，由着纱门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我正坐在一把细长腿的椅子上愁眉苦脸地凝视着震动着的干衣机时，那位“狗女士”来了。她用力拽着一个廉价的塑料衣篮，篮子里堆满了糊了很多泥的毛巾。兰德里太太的复合公寓里有一间小洗衣房，包括一台干衣机、一台洗衣机和三把椅子。差不多人人都是开车到街那头的自助洗衣店去，但我一直觉得兰德里洗衣店对我来说就足够好了。显而易见，对“狗女士”来说也是如此。

她进来时扫了我一眼，注意到洗衣机是可以用的，就把毛巾倒了进去。我看着她认真检查测量清洁剂的装置，设置洗衣程序。一做完，她就转身面对着我。“我希望最近那些狗没有打扰你。”

我摇摇头。“没有。现在它们已经习惯了，它们叫得不多。”我不得不再一次注意到她光着腿和胳膊，这一次她穿着破旧的毛边短裤和印着爪子花纹的无袖T恤。我好几个星期没见她了，尽管我时不时地听到纱门“砰”地关上，还有她在屋外跟狗说话的声音。只是单向的。“你很为那些家畜考虑。”

我邻居的眉毛拱了起来。“当然。它们是好伴儿。聪明、善解人意……”她停了下来。“你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对吗？你不喜欢狗？”

我叹了一口气。“它们没什么不好。”

她的眼神又在研究我。“兰德里太太说你离了婚。”

“是的。怎么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吸引我的注意。紧接着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想法：我看上去可不像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

“我很难过，”她说，“我知道这不容易。”

我咕哝了一声。“你也离婚了？”

“不。从来没结过。”我表情里的某种东西一定告诉了她什么。“不，我不是同性恋。只是在我的工作过程中一直很难遇到善解人意的男人。”

“研究工作。”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

她耸耸肩。“或多或少吧。”

除非她不够性感，否则我看不出哪种研究会把男人吓跑。她长得不难看。“也许是狗，”我嘟哝着。

“什么？”

我没打算说出来的。“唔，有些男人不喜欢狗。”

“还有些狗不喜欢男人。”我猛地抬头看到她笑了。“有失——”

“——必有得，”我把话接着说完了，然后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我的东西已经烘干了。把衣服从热乎乎的滚筒里扯出来再扔进我的塑料篮里可是太简单了。为什么要叠呢？

“兰德里太太告诉我你以前是个警察。”

我的下颌收紧了，但是我继续把衣服塞到篮子里。“是的。”

“可现在你是一个私人侦探。”

“就像《夏威夷之虎》^①，”我承认了；在日间的电视里我看了太多的重播了。“只是我看上去不太像汤姆·塞莱克，在失败的婚姻里我失去了费拉里。”

这并没能让她开怀大笑。“她说你告诉她你在一个糟糕的案件之后就离开了。辞去了在洛杉矶警署的职位。”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啤酒，兰德里太太来敲我的门，她厨房水槽下面的水管漏水，问我能不能帮她的忙。我设法阻止了漏水，可同时我也说得太多了。

“只是碰巧。”我不屑一顾地说。

棕色的眼睛里满是严肃的神情。“那一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我歪嘴笑着拎起了装得满满的篮子。“你不知道事情的另一半。”

她等着，直到我走到这个微型洗衣房的门口。“那么也许你该告诉我。”

我停住。转过身。“什么？”

“我不知道的另一半。”

“见鬼，小姐，我也不知道事情的另一半。我只知道我不得不滚蛋。”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不知为何，我一动也不能动。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古怪。瞳孔扩张了。“她说你只看得见白纸黑字。你的妻子。”

我看着她，目瞪口呆。

她的语调几近梦幻。“她说你没有想象力。”

我想转过身，走开。但是做不到。

“她还说你过多地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

① 美国电视剧，警匪片，汤姆·塞莱克主演。

终于，我说得出话来了。“有时候吧。”我的声音是迟钝的。“你是她的朋友吗？”

她古里古怪地笑了。“我从来没见过她。”

“那你到底是怎样知道她说了些什么的？”

她眨了眨眼。这不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动作，就像心跳，但也不是她刻意为之的。她似乎扳动了她脑袋里的一个开关。“你以前养过什么宠物吗？”

这破坏了气氛。我耸耸肩，转身离开。“从孩提时起就没有过。”

“等一下。”她嗓音的变化让我止了步。我蓦地回过身来。她再一次牢牢地盯着我，瞳孔还在张大，她用一种怪诞而遥远的声音说：“你父亲杀死了你的狗。”

我毛骨悚然。“听着……”

“你父亲杀死了你的狗。”

“因为那只狗被车撞了，”我急忙说，“它受了重伤，痛不欲生。我父亲别无选择。”

“你也一样，”她说。“痛不欲生。你知道它的感受。你感觉得到它的感觉。那只狗的感觉。你看见了车祸。”

我摇摇头。“我不在那儿。”

“不，你在。”

“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没有看见车祸。”

她面无血色。她伸出一只手撑在洗衣机上让自己站稳。

“你不舒服吗？”我赶紧问。或者是吸毒了。

就连她的嘴唇都惨白惨白的。“你不是只看得见白纸黑字。”

我停在了门道里，进退维谷。“你说什么？”

“你看得见色彩。太过斑斓的色彩。”

我扔掉篮子，在她倒下去之前及时扶住了她。我用一只脚把椅子钩了过来，猛地把椅子转了个向，把她放到椅子上。她瘦骨嶙峋，四肢无

力。她低声咒骂着什么，然后向前弯下腰。张开的手指深深插入浅棕色的头发里。

“你怎么啦？”我问。

她摇了摇头在膝盖上的头。“不是吸毒。”

我站在她边上。“你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吗？”

她又骂了一句什么。

“听着，如果你觉得恶心，我可以把废纸篓拿过来。”

“不用。”她抖了一下，声音更小了。“不用，它不会让我那样的。”

我脑子里的警报解除了。“什么不会‘让’你怎样？”

她长叹了一口气，抬起身体，把散落下来的头发从脸上拂开。她的气色略有好转，但是脸上蒙着一层晶莹的细汗。

我结过婚；我忍不住问：“潮热？”

她皱着眉头。“我希望是。不……不，只是——发生了点什么。”她闭了一会儿眼，然后抬头看着我。“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公寓？在这之后我总会有点虚弱。”

“这是体质问题吗？”

她的手颤抖着撑住扶手，让自己站起来。“不是体质问题，不是。”

我用一只手挽住她的胳膊，帮她站稳。“那么，走吧。我们慢慢来。”

她点点头；在所有人看来都像是个破洋娃娃的脑袋在前后乱动。

我把她送回到她的公寓，推开门，迎接我的是三只高度警惕的狗。我很担心，不知道是不是就要失去我的脚踝了；但是她轻声对它们说了些什么，它们停止了吠叫。它们坚定地立在那儿，密切关注着我把她放到一把安乐椅上。

“谢谢你，”她说，“你……你介不介意帮我拿点冰茶来？冰箱里就有现成的。”

狗儿们让我去到厨房，但都是在它们的严密监控之下。我找到一个玻璃杯，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大罐茶，然后把杯子倒满。那液体有点浑浊，

里面漂浮着柠檬片。我怀疑地闻了闻。

“是甜茶，”她在另一间房间里大声说，“不是药。我发誓。”

我拿着杯子走向客厅。“你能通灵？”

她扫了一眼簇拥在我脚边的狗，伸手接过茶。“你是一个侦探。自己查明白。”

一丝寒意爬上了我的脊梁骨。“我们在警察局里也跟一两个这样的人一起工作过。我从来不相信他们有什么用。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幻象。我从没有靠他们破获过一个案子。”

她喝了一口茶，两只手颤抖着握住杯子。糖在她的上嘴唇边残留了一道亮晶晶的痕迹。“这是无法控制的天赋，”她解释道，“它在人身上来来去去。几乎没有人能在指定的时间唤起幻象，所以如果他们无法按照要求演示，警察不相信他们的话一点儿也不足为奇。”她看着狗。“我们不是马戏团的表演者。”

“研究，”我将信将疑地说，“超自然的？”

她喝了更大一口茶，然后用三根手指头平稳地擦干了嘴唇。“兰德里太太要我研究她的猫。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原因。”

研究她的猫。即使她听出了我的怀疑，她也丝毫没有流露出来。

“她丈夫去世的时候，有两只猫在他身边。他当时在家，你知道的。兰德里太太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了。她一直很担心他去世的时候很痛苦，担心他因为独自一人而非常害怕。”她抬起肩膀，微微耸了一下肩。“我尽我所能。”

我尽可能让自己不露声色。“你研究她的猫。”

“他的死亡发生得非常突然。痛了一小会儿——他死于动脉瘤——但过去了。他去世得很快。他没有时间来害怕。”

“这是猫告诉你的？”

“不是。”她把喝光了的玻璃杯放到安乐椅旁的桌子上。“不。它们展示给我看。”她看到了我眼里的神情。“和你的狗在它死的时候展示给